



杜魯門總統 言論摘要

美國新聞處印行

杜魯門總統小傳

具有卓著的行政能力

保有無價的行政經驗

擁有絕大的社會人望

密蘇里州的一位農夫，他的『快樂的年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應征了軍役就宣告中止了。而在一九二二年不景氣時期，這位曾經奮鬥過的小商人，就遭逢了財政的大難關，杜魯門在他的國家走向勝利的途程和追尋永久的和平，一躍而出掌握着自己的國家的大權了。

美國第三十二任大總統，獲得了國家最高權力的第七任副大總統，他曾經預見過這個新生時代的目標，簡單地是要伸張在法律之下的善良的意志，而這種法律目前只奉行於最少數的隣邦之中的。

『美國再不能沾沾自喜地坐在精神的馬奇諸防線之後了，』在二月間，在他某一次的演講中曾這樣大聲疾呼過。他對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提出他的願望，是希望國與國間在合作的基礎上取得協調以制壓侵略者。於是他道出他的信心：

『現在國際間無政府的狀態，其唯一的合理的改變，是在所有所謂大國之間，組織一個合理的國際機構。這不過是地方的和國家的實際措施，擴充於國際方面吧了。這個時候，再不容有狹隘的黨派的政治了。贏得了戰爭又贏得了和平，二者都不是一黨一派的目標；這是全美人民的目標。』

杜魯門是一位率直的人。他說他自己是『多聽而少說的』那一類的人。他的高等教育是在夜間讀的。他的政治知識是從美國普通的情形之下，在政治機構的事務中獲取的。當他看到國家的備戰計劃進行的那樣緩慢而

。浪耗，他非常生氣，因而充任參議調查委員的領袖，成爲國內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將軍備工作好好地調查一下。

就他本人說，如同他的國家的普通公民一樣，是一位平常的人。他的體高剛有五尺十寸。體重只有一百七十磅。頭髮灰色；眼力不好戴着眼鏡；口音帶着西部的鼻音。他喜好古典音樂和蕭邦。愛讀書。他也打一點撲克。他不抽烟。他是第三十二輩的共濟會會員。他是浸禮會派；他的太太和女兒却屬於監理會教派。

杜氏家族是從密蘇里田野上的一支百人隊的墾荒隊中向前推進的。他的祖父安德生·亞普·杜魯門於一八四二年定居於賈克遜郡，這一郡現在已經併入坎薩斯市區之內。杜魯門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降生於坎薩斯市西南一二五哩的拉瑪爾的一座四間的木框屋中。

他在家族的農場中長大，並在賈克遜郡中鄰近格蘭德維地區助耕播種過。據稱，他在十五歲以前，在『獨立高級學校』附近的公共圖書館中的書籍，沒有一本他沒有讀過。十七歲時，他已經在『獨立高級學校』中畢業。但是他却失掉升入專科大學的希望。他的父親已經沒有能力擔負他的大學校的用度了。

於是不得不找個小事情來作。他先在一間藥舖裏充一個跑腿，每週薪金三美圓。他曾在坎薩斯市的明星報中擔任裝包新聞紙的工作。他在鐵路工程隊也曾作小職員。在他畢業後的五年，每月已經賺得一百美金的時候，他的祖父就要他的父親和家人管理家族的農場。

原野上各種東西，對於杜魯門不異一首田園詩。上年十一月滿了九十二歲的他的母親瑪爾薩，仍然引爲一種驕傲當他說到：『那個孩子會在郊野上犁出挺直的包穀陸。他把小麥種子播下的時候，全遍不會有一顆種子暴露在外面。他是一位農夫，能够作各樣的事情——而且作得總比別人好一點。』

一九一七的大戰，粉粹了這一種生活。杜魯門氏前此曾爲密蘇里州國民軍的隊員之一，先後共十二年。一九一七年中他就加入了野礮隊服役。自此之後，他發現自己兩種不須置疑的特長——行政的能力和與人共處的溫和樂易。

在西爾要塞那個地方，他從本團一千一百士兵中，每人收二圓美金，集資開一間小酒店。得到具有商業經驗他的夥伴埃迪·賈哥布遜的幫助，他所建立的小酒店，一直經營了六個月，每人所償還的不只是兩塊美金，

還有豐盈的紅利獻給了全團。

一九一八年三月他以上尉的軍階出發到海外去，而在三十五師第一百二十九野戰礮隊的D中隊中供職。D中隊以一批死硬的傢伙馳名於時。前任三位隊長都管制不下。杜魯門上尉却勝任了，並毅然不顧違背上司的命令，士兵在艱苦的夜行軍中無須虛耗雙倍的時間，杜魯門便領導隊伍參加戰鬥了。在聖·米噠爾和繆斯——阿貴的艱巨的若干次攻勢中，杜魯門上尉是領導着這一支礮兵中隊的。

回國以後，杜魯門和一位女孩結了婚，這是『獨立學校』第一任校長貝斯·華來士的孫女，杜魯門在『獨立學校』中從初級到高級就一向和她熟悉的。

得到埃迪·賈哥布遜的幫助，利用他連年在農場和陸軍中存儲下來的資本，杜魯門在坎薩斯市巴爾的摩旅館中開了一片服飾商店。商店的生意有一陣子很好。但是不久便見蝕本；商店契約是在繁榮的水準之下訂立的，而當商業蕭條的時候，服飾商店於一九二二便宣告倒閉了。杜魯門不願處於破產的地位，當一九三四年當選為美國參議院議員的時候，仍然繼續付債務。

同時，他又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坎薩斯城的黨魁湯·潘德加斯德曾在酒業的經營中學得了政治的活動，他有一個姪兒，在大戰期間曾在杜魯門的公司中作過事，就說出這一位不斷奮鬥的商人，在城與鄉兩方面都認識有不少的人。

潘德加斯德的機構就給杜魯門賈克遜那三個法官中的一個位置，這個官職很像外州的事務官，並非純然只任審判的職務的。杜魯門於一九二二年當選。而在一九二四年改選期間他却失敗了，不過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政治生活的挫折。一九二六年他被選為首席法官，並開始了巨大的公共工程。

杜魯門說：『我曾經指撥了六千萬美元，作為賈克遜那修築公路和公共建築物之用。這件事情沒有一個人指責過，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決不會的。我們在賈克遜那修建了好幾百哩的鋪石路，除了兩個例外之外，我國再沒有一郡像賈克遜那這麼長的鋪石路了。』

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五年間，他在『知道一點法律並不是件壞事』這個立場上，夜間在坎薩斯市法律學校攻讀。

以立法委員的資格，參議員杜魯門差不多沒有例外地追隨於羅斯福旗幟之下。在美國加入戰爭之前，他就支持撥款擴充軍備，並擁護租借法案。他曾出任調查鐵路財政的一個小委員會的主席，領導一九四〇年運輸法案的建立。他幫助起草法案，而將民用航空業置於『民用航空管理處』之下。

但是在一九四〇年度，在民主黨的預選會中，第一回他僅有七千票便得到再提名。

於是有些選舉者寫信給參議員杜魯門，說密蘇里州利奧諾·烏德堡的建築有糟塌物資的情形。這是一九四一年初的事情。參議院或多或少採取敷衍的態度，同意杜魯門的提議，組織參議院國防調查委員會。杜魯門成爲主席——而在幾個月內，就成爲全國馳名的人物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該委員會的第一篇報告，攻擊陸軍營地的建築，『非必需的浪費』達一萬萬美國金圓。這一種攻擊——也是一種忠告——據後來負責該項工程的布來洪·B·索馬維爾將軍的估計，替國家節省了好幾百萬金圓。

杜魯門參議員宣稱：『應作的事情是現在要把這種錯誤發掘出來，並加以糾正牠。假如這一次作戰計劃我們能够有效地進行，戰後就無須再有什麼人來作調查的工作了，而且也不會引起騷動的狂潮，使我們國家走向下坡路而陷毫無準備的狀態之中，並令我們於二十年內又得參加另一次戰爭。』

在陸軍後備隊中是一位上校，於戰爭開始的時候，參議員杜魯門就打算服軍役。因爲年齡的關係，參議總長馬歇爾將軍把他刷下來，同時羅斯福總統也告訴他，在參議院中他還有更大的用處。

這位參議員也同意了。一年以前，當他的名字被提出作爲副總統的候補人，以代替現任的華萊士氏的時候，杜魯門就成議論紛紛中的人物了。他聲明：『我說我已經有了一個人所能有的一份最好的職業，而且我想保住牠。』

戰時動員局局長詹姆士·F·貝爾納斯（現任美國國務卿），要杜魯門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中，爲他作一次提名的演講，杜魯門就答應了他。上年七月中他帶着貝爾納斯寫的演講稿參加了黨大會。直到七月十三日，他還叫密蘇里的代表團不要贊成杜魯門的提名——『老實說，』他說，『我想我能繼續我目前的工作，對於贏得戰爭的幫助，一定會比我作一位副總統的貢獻還要大。』

在第二次秘密投票的時候，參議員杜魯門被提名了，並爲羅斯福總統第四任競選運動，負起全國競選活動的責任，宣稱他的元首是贏得戰爭與和平的要素。

在他的競選運動的呼號中，不斷警告孤立主義者，痛斥共和黨人對於備戰的表決的議案，願爲國際合作而奮鬥，並以戰後職業與生產的國家計劃號召於世。

——見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紐約先鋒論壇報。

和平目的

全面勝利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對米蘇里州立東北師範學院畢業班演說：

如果我們堅持必須取得全面勝利，太平洋方面的戰爭可能拖延很長。我們必須堅持取得全面勝利，捨此以外，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任何其它的發展途徑祇會在二十年內引起另一次戰爭，那時我們可能會比現在更加一無準備。

世界安全

現在世界需要受感於天的領袖們的精神指導，這些領袖們能排除教條和階級的偏向，能協助人類得到安全。

如果文明希望避免摧毀，各國必須學習如何和諧地共同生活。

國際機構要成功，只有各國組成的國際家庭中每一份子都能遵守為全體利益而訂定的許多合理的條例。這需要自制和容忍。如果每一國家都按主權的法律觀念堅決要求絕對行動自由，那麼國際無政府狀態將無法避免。

最近的雅爾達會議和即將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是世界秩序道路上進步的表示。這樣的國際組織，一定要立刻儘早建立起來。

我們不敢拖延到烏雲密佈時再來建這避風雨的場所。現代戰爭絕不等待政治家們計劃着未來的烏託邦。

我們必須在戰爭能開始之前行動，立刻行動。
我們爲勝利而聯合，同樣地爲和平而聯合。

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在民主黨全國婦女俱樂部中的演辭：

戰後行動的型式直接影響每一美國公民的生活，而且將影響未來數代美國人們的生存。過去在若干時機中我們的策略落後。我們的意見當時顯得極周到，現在已經露出匆促和拙劣的情形。我們不可重演過去的錯誤。確立美滿的和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必定要仔細地對戰後生活各項問題的每一成因，和每一可能接近的方法加以估價。在和平會議中每一個別的問題都要提到，因此我們應該準備智慧地參加這個會議：

建立永久和平，復興爲戰爭摧毀的世界的唯一合於遷避的基礎就是今天的一個由聯合國國家組成，山英，中，蘇，美代表全體，爲全體謀利益而控制的「改良的」國際聯盟。我們務求在戰後不會發生分取戰利品的爭執，不致有犧牲他國，伸展權力的糾擾。祇有採取新的集體防守體系才能獲得永久和平。世界各國必須尋取適當的代替強權政治的東西。我們要建立一個比任何戰爭機構都要更有力的新和平機構來禁絕戰爭。加強力量的手段就是一支有力的國際警察力量。問題是我們是否真需要國際法律，秩序和平呢，還是祇是談談無傷大雅的一般言論，但却決心回到國際糾擾和不斷戰爭的舊體系中去呢。任何規模的政府——地方的，州的，或是聯邦的——不論它的作用如何的受限制，如果它沒有加強它的法規和懲處犯法行爲可必需的力量，不能成功地推行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國際聯盟禁絕侵略，但它可憑藉的祇是各單獨國家可供給的力量。這沒發生作用。各單獨國家不會單純爲世界的和平而參戰或冒戰爭之險的，雖然現在已經使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的和平遲早會被掩在世界和平之中的。他們，尤其是擁護和平的民主國家，祇有當他們自己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時，才會參予戰爭的。國際法律，法度，秩序，對於財產生命之尊重，如果不由一支立誓保持公正而持久之和平的世界各國組合起來的武裝力量來支持，各國將不能和平相處。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傑佛遜城華盛頓誕辰紀念演辭：

喬治·華盛頓呼籲更堅強的聯合，他警告美國要在統一或渙散之間作一個選擇。今天，在一百五十餘年之後的今天，美國要在一個常人通曉的世界和平機構或渙散之間作一個選擇。我們要決定自己是否願為全世界的利益而犧牲我們暫時的利益。這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我們的祖先們為我們答覆世人說美國人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也不願捲進外國的爭執之中。智慮要美國人們好好地瞧瞧現代地圖。從空中說來，世界上任何地點距我們安適家園的距離都在六十小時之內——而且我們知道這時間是在日益減少中。因此，我們必需改變我們以前對國家安全所持的觀念。美國人不能再踞在任何精神的馬其諾防線後面。我們閉目無視於種種事實實在是太冒險了。我們不是必須單獨準備來自世界其餘部份的全面或任何單獨的攻擊，就是必須樂於和友善各國合作阻抑發生於任何國家中的侵略的最初跡象。這選擇是由我們決定的。我相信美國一般人在解決當前的嚴重問題時，一定能善用他最珍貴的遺傳——普通常識——的。

運用常識在各國之間覓取和平和友好，我們美國和它兩個主要盟國已經作了一個偉大的開端。幾天以前，我們從黑海沿岸的雅爾達獲得了好消息。我們非但是向勝利，而且還是向永久的和平邁進了一大步。這次的協議和以前所作的一樣，是良好的常識的產物。除了極少數的人以為，它立刻為人們可接受。它還使世界各國在未來四月中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中，又有一次運用常識實行共同合作的機會。

我們能記起少數沒有眼光或不願運用他們的眼光的人們如何地高聲反對租借法案。今天我們不再聽見這些驚呼者們的聲音了。我們知道作為租借法案的一個結果的是戰爭時間的短縮，因而挽救了千萬個我們美國士兵的生命。租借法案是各國間打倒侵略者們的合作。現在我們要更進一層地根除侵略者。我們所信的政策將在舊金山會議——和以後的各會議中出現，它將使所有國家為和平而合作。

在華盛頓的時候，十三州都堅持不願為全體的利益放棄若干權力。今日有着使我們宣稱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幾國組成的集團都不能左右任何我們認為主要的事務的誘因。過去使國際關係發生困難的就是這種政治哲學。米蘇里「給我看」的普通常識該能警告我們說一切國家很明顯地不能在它所選擇從事的一切事務上佔最高地位。

——除非是我們願意接受「力量造成權利」的大儒的觀點。在若干國際組織中，仍然有世界無政府狀態以合理的形式存在著。這是說各國的權利和它們對別國的義務之間存在著一種愉快的平衡。這不過是把我們地方上的和全國的實施擴展到國際上去而已。到持久和平的路途並不平坦，到個人安全的路途也不平坦。正如美國的哲學家愛默生說得好，「除了你自己以外沒有東西能帶給你和平。除了道德原則的勝利外沒有東西能帶給你和平。」

這種基本哲學到底是能運用到各國去的。美國必須依它最高的原則而生存，不然和平和安全都是不可能的。這並不是我們所能計口分配的東西。我們不能把它放在試管中紀錄下科學的結果。它是存在於我們的心中，存在於我們的精神中的。它是使美國偉大的各種事物中的一件。

我懷疑將來使世界見到我們是不是作為代表的湯姆·沙耶(Tom Sawyer)和赫格克皮萊·芬(Huckleberg Finn)之類的健全的人物，他們將為文化作不朽的貢獻。我並不是完全在此地推崇山姆·克里門斯(Sam Clemens)的文學天才，而是在推崇他那樣了解地塑造出來的美國人的典型。他們是我們的人民，是我們的的生活。我覺得筆下的健全的美國人物，和他們的忍耐，精力，和雄心，真正地代表了我們國家的公民——誠實，勤勉而富於同情，是地道美國人。

現在，美國的民主政治又站在十字路上了。我覺得美國人深望在決定這個縮小中的行星上的人類的未來命運時有他們發言機會。美國人從不從順地跟在人家後面，在種種事務，特別是在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務中，他們常在領導者羣中。無論戰後問題將是如何的嚴重，我相信我們美國人的均衡感和——是的——我們的幽默感一定會使我們看到勝利的。我們要繼續地像馬克·吐溫筆下活生生的人物那樣以典型美國的精力和熱忱來推行我們的工作。我們眼前最大的問題是要在可能的最短期間獲得戰爭的勝利。這需要強大的全國努力和統一的國內陣線。現在當然不是小見，黨派政治的時候。這是一個更廣大的全國一致——對我們國家利益作更大犧牲的時候。

贏得戰爭勝利和贏得和平都不是黨派的目的；它們是美國的主要目的，如果我們的國家要繼續生存或昌盛，這些目的必須達到。

因此，讓我們摒絕紛歧，繼續密切團結。

當最後的一砲在遙遠的敵方堅強據點上放出的時候，我們必須不斷地推進求公正持久和平發動的十字軍。我們必須爲持久和平而貢獻我們的生命，財產和神聖的光榮。

這需要忍耐和堅毅，時間和容忍。

當世界人民充份明瞭公衆利益是真正至上的法則時，我們終於可能在世界上得到真正和平和對全人類的好意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在對米蘇里州立東北師範學院的演辭：

我們在計劃我國的戰後經濟時，必須同時協助在戰後世界中建立一個基礎，使任何地區一切人們都能得到他們的基本人權。我們的大總統在四大自由中已經概略地宣示出我們的戰爭目的。我們現在作戰是要使四大自由非但成爲聯合國家的自由，而且要成爲世界上所有人們的傳家之寶。歷史賦予我們一宗莊重的責任。我們必須計劃持久而公正的和平。我們從前沒能負起這一責任——現在我們不敢再失敗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費城民主勝利聚餐席上的演辭：

世界衝突的範圍和程度日漸加寬加深，我們聽到了更多的，關於明日世界的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們崇高的理想主義遇到悲劇式的幻滅，使我們美國人現在急於要避免另一次悲劇結局。我們知道文明是受不起每二十五年發生一次的現代戰爭的摧殘的。

關於完成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這一複雜的問題，思考不厭精詳。但是急不容緩的重大工作還在我們面前，它就是軍事勝利之完成。這一重工作主要地要靠行動，不靠空話。

我們武裝部隊的英勇弟兄們散在太平洋的蠻荒地區一直到萊茵河沿岸，他們的英雄行動已經在形成着明日的世界。這許多粗壯的手，雄宏的心可保衛的不僅止於我們的財富和自由，因爲我們國家的生存也在危殆之中。我們對他們的崇敬日益增加。我們永遠感謝他們。

無數千百的我們英勇的弟兄將永不回來。我們爲了尊重這些英雄，至少要做到確切使自私的集團不致再把全世界推入戰禍中去。美國英雄捐軀的人們不希望從銅像或大理石像中得到空洞的光榮。唯一足以紀念他們偉大犧牲的豐碑就是一個改良的世界——一個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可孕育的世界。

忍耐的需要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巴爾的摩瑪麗蘭歷史學會中的演辭：

歷史當然不會真正重演。然而不幸的是某些人們却重演了歷史中較令人不快的幾章。歷史的書頁還能開着使大家可以閱讀。它們像是使人警惕於過去悲劇式禍害的永恆的警告。不讀時代紀錄的人們，將在世界上見到更大的禍害。

然而可喜的是了解歷史真正重要性的人們，一向都不斷努力地保守着過去的寶貴傳統。他們有如指示我們的活生生的指路牌，使我們避免以前幾代中人們可犯的錯誤。當然，任何一代人在新的發展下必定遇到新的問題，但他們一定能從以往的經驗中得到利益。

科學使我們知道能保有經驗是有理性的人和禽獸之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前者從他們種族的歷史——雖然可能是悲劇式的——中得到利益，而後者却必須一代又一代地重新學起艱難的方式來。

作爲有理智的人，保有過去可貴的傳統自然是最重要的事。這是一種能幫助我們尋得進入困難的未來中去的路途的安全紀錄。一切可能得到的紀錄似乎都指出了未來將是我們美國人所製造的未來。

美國今天遇到了它悠長歷史中最鉅大的問題。在殖民地時代我們爲求生存而鬭爭。現在我們却肩起了領導全世界到一個健全的秩序中去的責任，這一個秩序將引導受苦的人類到他們長久尋覓的停泊所去，這就是卡爾伐時代中殖民者們想在沼齊沙匹克岸邊找到的停泊所。

世界歷史上沒有比現在更爲需要忍耐的時候。民主政治的敵人們多年來煽動着偏執和忿恨的火燄。不能容忍的毒素又被注進到美國社會血流之中，除了不偏不頗的歷史紀錄之外，不能找到永久的治療。祇有沒有激情

而正確的學識才能引導人類重返理智之路。

當敵人的爪牙們日以繼夜地擾惑聽聞，否決民主活力的事實時，各歷史會社所作的重大工作是不容忽視的。幾十年來千千萬萬的人民爲我們敵人的宣傳所迷惑。他們痛恨忍耐的人民。這些人們所害的痼疾祇有一種對症治療藥。這就是健全理智的冷靜的頭腦。煽動家的激論是受不起歷史學者們公正的推求的。

你們在過去一世紀中幫助美國人們保持一種正確的眼光，所作的貢獻是具有不朽的價值的。我們作爲一個國家，曾經作了不少錯誤，如果我們有從艱苦經驗——這是普通稱歷史的同義詞——中得到的成熟的智慧，我們可以避免這些錯誤的。

很明顯的，我們不能希望全美人民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到利益。有能超拔於一己經驗之上的智慧毅力的人很少。這就是全世界歷史會社所能作的貢獻，它們的價值是不能以物質標準來權衡的。如果我們不能從過去得到利益，我們命定了在未來時日中將重演錯誤。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傑佛遜城華盛頓誕辰紀念日演說：

我願認爲我們的米蘇里州位於近美國中心地區，而在政治上——和它地理位置相稱地——是不偏向任何種端的，苦痛的經驗使米蘇里人知道使任何極端派或反動派來執掌我們的政治事務，都是有禍害的。

在這個激烈黨爭的時期中，迫切需要的是忍耐。世界需要明瞭人類本性中許多短處的政治家。一切持久的進步却是進化的產物。健全的社會進步需要時間和忍耐。

孤立主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在美國參議院中之辯論：

讀到莫斯科會議成功的結束的消息，同時聽到偉大的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意見認爲這一種協議是孤立主義的終結，還是非常令人感奮的。但是，總統先生，如果參議院不願結束孤立主義，孤立主義是不能而且不

會結束的。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時，一羣頑固的人們阻止我們担負起對世界的任務，同樣的事情可能再度發生。我確切地相信這次世界大戰是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時孤立主義態度的結果，而我同樣確切地相信另一次更可怕的戰爭將繼此次戰爭而來，除非是聯合國家和它們的盟友們以及所有其它的主權國家決定要像在爲勝利而合作時一樣地爲和平而合作。

我願這最鉅大的立法團體用確定的條文在紀錄上寫定了它將不再促成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局勢。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接受民主黨提名爲副總統候選人時演說：

戰爭告訴我們說，無論我們樂意與否，我們不能在美國四週築起一堵孤立的壁壘來。我們的生存有賴於全世界健全而公正之和平的建立和維持。

如果你問歷史學家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何以不能獲得永久和平，他會回答你說，「是爲一個爭取政治權力的黨派鬭爭」。讓我們記住烏德羅·威爾遜的警告。他加重地說要努力爭取和平，必須壓抑黨派政治。

「黨派政治，」他說，「和我們現在必須探討與決定的主題無關。」時間證明了他的明智。

今天我們遇到了歷史上相似的情形。我們確信事實上在我們之間也有一集團的孤立主義者，他們和在一九二〇年時反對國際聯盟，暗傷了威爾遜的和平的那羣人一樣的堅決，固執而危險。

在建立和平的工作中我們已經完成了不少事務。我們所探求的和平已有部份的完成。主要的任務還在我們前面，而事實上世界和平是在幾年乃至幾年前就開始建立了。

當羅斯福先生反對孤立主義者和他們報紙的批評和警告最初提出租借法案時，他的行政機構就已在準備建立支持這一個和平機構的立場了。

數月以前，當兩位人物在中大西洋會議起草了一個憲章，訂出了一直爲民主和共和二黨所引用，作爲指南的許多和平的原則，那時這一和平就在發展中了。

這一和平在卡薩勃蘭卡，在莫斯科，在奎北克，在德黑蘭被建造着。它在上星期內在我們自己的國都華盛頓被建造着。它將在很多其它地點和時間上被建造着。這是一個繼續不斷的過程，已經開始了好多年，還有許

多年才能到達成功之境。我們正在中流之間努力建造這一個和平。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費城民主勝利宴會中演說：

我們還能記起富蘭克林是生在美國土地上的第一位著名的國際主義者。他是第一位受到國際上公認為真正優秀的美國人。富蘭克林很早地對從遠隔重洋的友人們方面得到的永久利益有着深刻的了解。

在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中，外交家富蘭克林不顧他垂暮之年，再作一次危險而困難的出國之行。他最後說動了法國擴大它租借的援助給那些貧困，裝配不全的殖民者們來反抗壓倒優勢的困難，為自由而鬭爭。這種援助撥開了民主美國人們頭上的陰霾，使他們得到好運。

今天，美國又在從事為國家生存而進行的困苦鬭爭。勝利的最大危機仍舊是不統一。敵人的爪牙散在世界各地活動着，他們很明白他們要避免崩潰的失敗，必須分裂自由的力量。不幸的是某些不肯思索的人民不知不覺地受了敵人的玩弄，他們加意渲染國內外的糾紛，而不集中精力於一件最主要的工作上——贏得戰爭勝利。很多人還不明白世界形勢的嚴重性。提到這一點，我願複述一次富蘭克林博士在歷史上另一危險時期中所說的賢明的話：

「我們必須團結在一起，不然，最可能的就是各個的遭受打破。」

在這巨大的生存鬭爭中有少數美國人在詢問着我們為何作戰，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過去三年中我們瘋狂的敵人殺傷了千萬的美國人——而現在，因為那些死傷的人們的犧牲而能在安全和相當安適之中生活的人民們却厚顏地問道，「我們為什麼而戰？」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士，我確實知道我們在各戰綫的武裝部隊是極堅決地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而戰鬭的。可引為幸運的是大多數美國人們也知道我們是為繼續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實上也就是為生命本身的基本權利而作戰的。

就算把根本的美國意識放在一邊，最近在所有軸心佔領地區中所發生的事情已經給予我們——如果我們僅僅爲了要摒絕同樣恐怖的情形——為什麼要作戰的充份理由。歷史在此又再度重演了，美國人必須為自由而戰——不然就祇有失去自由。

若干詢問我們作戰思想何在的人們顯然並不是出諸真正忠實情緒的。某些批評者祇希望我們在我們處理外交關係的微妙工作上使行政當局感到困難窘迫。有人還在夢想着孤立主義的重返，雖然珍珠港事件後孤立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而且在第一顆飛彈越過英倫海峽之後這種孤立應該完全埋葬。不幸的是前者的集團有意地把他們的利益放在我們國家利益之上；而後者又盲目地追求着不能再生的那個過去的世界。

對我們全國敵愾心和作戰努力更為危險的是那些敵人所支助的散佈傾軋和失敗主義的人們。這種口頭上的怠工者們加意渲染着盟國之間不同的意見，誇大每一件不和事件努力建立起永久的傾軋，使之可能成爲一個軍事上的難關。引起或加重國內或國外不和糾紛的人們是有意或無意地爲軸心國家做了真正的工作。凡是引起使人們懷疑美國是應該繼續這一犧牲重大的流血鬭爭的人們，他們的行動有如妥協者的爪牙。事實上，想從戈培爾博士那邊得到補償的報紙和破壞性的批評應該很少。因爲他們的宣傳對敵人的幫助價值如何，特別是在戰時，是無法標價的。

言論自由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費城民主勝利宴席上的演辭：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我們以戰爭來保衛的民主政治中最可貴的傳統。可是，幾乎是一種美德，如果執行得過份，却能成爲一種罪惡的。如果言論自由被愚蠢地運用來在這普及全球的鬭爭中造成爲害無窮的不協和，它可能促起國際混亂而使一切自由的死亡。

作爲熱烈擁護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我，深感必須促起美國人們注意，同時籲請他們最審慎地運用自制力。當我們運用各個人的權利時，普通的常識需加以修正。在戰爭存在時期中，忠誠的美國人不該有幫助或令敵人快慰的言行。這該是我們的一宗義務。

人類在進步的艱苦道路上行進時，人與人，國和國之間始終存在着紛歧的意見。事實上，一切進步都是由對現存設施可生的種種紛歧意見產生的。但是在戰時，不必要的紛爭應該壓低在國家和國際利益之下。

因此，讓我們集中精力在面前的主要工作上——在戰場上擊敗我們的死敵。這是第一步，不然一切向前進展的計劃都將成爲白日之夢。即使是最激烈的褊狹黨派人員也必須承認在尚未完成的和平的枝節問題上爭論而在戰爭上失敗，是最可悲的事。最重的事必須佔着最重的地位。

勞工問題

勞工的權利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國防調查特別委員會第三次年報：

我國在爲着生存和我們全部權利而作戰，這些權利包括着勞工有由正當手段從所生產的貨物中獲得公平的分配的權利。在這一鬭爭中，我們的政府有權要勞資二方不得停頓其主要的工業。

同時政府必須認清，須使勞工了解在戰時不能行使其罷工的權利，這不啻是解除了它迫使經營者對它公平待遇的主要武器。因此，政府必須負起責任，使勞工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待遇。

戰爭和國家的需要，必需不爲任何一個或多數團體利用來傷害或推進有組織或無組織勞工的主張。這道理適用於工農兩方面。

勞工領袖們有權利也有責任來有力地促使政府注意它未能履行義務保護勞工的地方，而政府則應該再三考察，看它對勞工是否真正公平。對各勞工組織不能有所偏袒。

罷工問題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費城華盛頓日宴會上演說：